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七〇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馬蘭草啓事

舊曆七月廿四日白露，過了白露就是收割馬蘭草的時候了，本廠擬高價收買，望各地工作團、區村政府、農會發動農民及婦女、小孩，大批收割，收割後須注意將其他雜草揀乾淨，然後浸入水池（和漚麻相同），漚成很白很細即可，和漚麻一樣者最好。利用冬閑送來本廠或函告本廠前往收買，看貨作價，送來本廠最好者每斤付價小米三小合。

晉綏日報社抄紙廠啓

范錫森弟

我現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察冀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妥。

愚兄 范菊秋

景雲瀛弟

山西猗氏縣人，抗大分別，即來綏蒙不知你之去向，現家信剛通，祖母大人前年病逝，老父來辭，準備今年陰曆七月或十一月奉安，見報望復信寄平魯縣縣政府，有知者望能轉告。

兄景斯

交城米家莊工作團
處理幹部問題不放手
任達雲做了很多壞事，群衆要求懲辦，
工作團硬叫「回憶好處」、「講團結」。

（本報訊）我們收到通訊幹事張理同志關於交城米家莊工作團處理該村幹部任達雲的報導，從這篇報導看來，工作團是否採取了大胆放手，把幹部交給羣衆處理，是否眞正走了羣衆路綫，還是一個問題。我們除把張理同志的報導全文發表外，並另外提出我們對這件事的意見（見二版）。張理同志報導如下：

任達雲小商出身，生活極端腐化，村人諷為「特闊」，姦污婦女二十多人，村人諷為「指導員」（即指把他人的女人集合起來，他夠當個指導員之意）。一九四一年日寇佔米家莊後，他當偽副村長，夥同偽村公所人員立灶起伙，每日不離肉麵、水菓、點心，揮霍浪費無法計算。他家用的煤炭、劈柴全由村內供給，土地叫羣衆耕種。任達雲不今尚挪用羣衆的公款一百八十餘斤，偽鈔二百六十餘元未還。經他打罵綑吊過的羣衆很多，貧農任揀令因腳腫不能給日寇支差，懇求緩期補支，在偽村長張鎮善逼迫下，用鍘刀砍喉自殺未遂，躺在地上，鮮血直流，任達雲走來踢了兩腳，罵道：「死他一個，就是死十個八個還不是抬到村外埋了！」。四一年，他和任二讓的女人姘姦，明來明去，如同正夫正妻，任二讓被迫到外村給人家放羊，四三年七月病回家來，無人照護而死，他即把那女人搬到他家。四四年秋，任達雲又將任二讓遺產水地二畝四分、大洋四十二兩及其他財物，隨同一小孩，從任求四家奪去。任達雲一次借（？）了羣衆富農韓思文家二十担羊糞，包庇韓任合作社會計，與羣衆向韓家的清算，其他幹部受他影響，作風極壞，羣衆意見紛紛，異常不滿。（編者按：張理同志未寫明任達雲是什麼時候當了我們的幹部，當的什麼幹部）。

群衆兩度自發鬥爭 均被縣區領導壓制

去年春天羣衆就起來要向偽村公所復仇清算，但民兵指導員任耀聯在任達雲指示下，向羣衆解釋：「你們鬥他個甚呀，都是兩個[illegible]光旦，我們叫他們自動退吧！」把羣衆壓下去了。去年秋冬，羣衆又兩度起來要清算合作社賬目（實際是想通過這個清算，去聯系到任達雲的問題，一起發動鬥爭），我們在該村的區幹部又以先作公糧和土地改革為理由，加以阻止。今年一月，羣衆見幹部全支援前綫走了，於是對我們的領導失去信心，自發起來毆打農會秘書及任達雲的老婆，這才引起縣區領導上的注意，但對幹部的嚴重錯誤認識不足，不相信羣衆，說：「有壞人搗亂」，仍採取了壓制羣衆的辦法。區幹部侯紀福來要燒村中公賬，張不林來要扣押惡霸富農任進喜，結果因羣衆反抗，都失敗了。縣領導上亦打了彈壓羣衆，釜底抽薪的錯誤計劃，姑息幹部，欺騙羣衆，企圖繼續維持殘局。

把群衆要求當成壞人搗亂 工作團疑神疑鬼

今年四月八日，工作團來後一個月，亦因領導上受原有思想之束縛，口頭上說要發動羣衆民主處理，行動上卻疑神疑鬼，不相信羣衆，一面叫幹部們寫了解材料，但當了解到來時又說這些材料不是廣大羣衆的情緒，而是壞人搗鬼；一方面叫幹部們去啟發羣衆大胆發言，另方面卻又叫幹部們去教育羣衆，回憶任達雲的好處，要羣衆去和任達雲講團結，羣衆剛剛提了一些意見，便召開小會說：這村有壞人搗鬼。羣衆要先解決任達雲的問題，工作團卻硬把住要先算合作社的賬，結果，與致勃勃來參加會的羣衆，現在都垂頭喪氣地走了。羣衆說：「誰來也是官官相為！」

我們聽了這些言行，便都提出這樣的問題展開了討論：（一）任達雲是甚成份？他和地主惡霸是否一樣了？（二）任達雲在甚時候作的壞事多了？為甚？（三）任達雲給咱羣衆幹過些好事沒有？這時的羣衆已從高度憤怒中恢復了冷靜，他們很自然地用自己的理智分析每一個問題，事情的眞假便都出來了，大家說：「地主惡霸是吃了你娃子，鈎上你地上的肉，是家裏要抓雞，亦走往你川卿上食的食，他不是地主惡霸，是中農。」「他辦過的事我們回卿食食，是大半都在敵佔時的壞事多，受八路軍的教育。」「那年大旱，因為他怎地沒給咱辦過好事哩，要不是他領導咱們借來財食，咱們能活到現在嗎？」（下接二版）

三個問題等於一句話：
「敎育」羣衆庇護「幹部」

五月初，由於對羣衆情緒的了解深入了一步，領導上開始感到幹部錯誤之嚴重，恰巧晉綏日報上又刊出了興縣高家村基本羣衆民主處理幹部問題的報導。因此，大家都感到過去一月來未把羣衆發動起來的主要原因是沒大胆放手把幹部交由羣衆處理。就開會進行了檢討，立即改變了工作方針，向羣衆表明「工作團要堅決站在羣衆方面，把幹部交給大家民主處理」，並把任達雲從文水調回，解除其武裝，羣衆見到，便都敢大胆發表意見，提出這樣的問題展開

一週戰況
（八月廿九日到九月三日）

西北戰場北綫殲胡軍主力三十六師，斃傷俘敵旅長鍾松、劉子奇、黃慶嬋以下六千餘人之後，南綫蔣軍後方極為空虛，關中地方解放軍當於八月二十四日一舉收復了前民主政府關中專署所在地馬欄重鎮，掃蕩竄擾關中地區的殘敵，新正、新寧（陝甘寧邊境的新設縣）兩縣全境已無敵踪，延安東南之固臨縣境亦已無敵踪，延長、延川兩縣僅縣城各盤踞胡軍一營，胡軍兵力不足的窘態於是日益顯著，開始反攻的西北人民解放軍，行將以更沉重的鐵拳痛擊敵人，向解放大西北的勝利目標邁進。米脂東南地區，當地人民游擊小組、邊區被服局工人游擊隊及米脂縣大隊，正展開捕捉敵散兵運動，沙家店殲滅戰中潰逃之少數三十六師師部人員及一六五旅殘部，均紛紛落入人民游擊隊員之手，該師師部電台台長李樹吉及師參謀處軍官文驗、謝精宇等，均被捕獲。

晉察冀方面，冀中太清河以北地區的蔣偽，已完全陷入冀中軍民游擊戰的泥坑，先後被殲四百餘。察哈爾地方兵團則於八月中旬向察南涿鹿地區及平西地區展開出擊，殲蔣偽軍九百餘。蔣軍於平津保三角地帶備受威脅，乃企圖以泛濫黃河故技，補其兵力不足，掘開大溝、扭馬堡河河堤，冀中軍民正進行武裝搶險。

蘇北鹽城大捷後，各地蔣偽更形恐慌，淮陰東北從來鋼偽保安隊聞風逃竄，該港已告收復。漣水、阜寧蔣偽則大抓民伕，增築工事，漣水城門亦被堵塞，僅留小口出入。

晉冀魯豫，劉鄧南下大軍一部越過隴海路，深入蔣管區作戰後，敵部署大亂，殘留晉南之敵亦極恐慌，八月二十四日垣曲敵棄城渡河南逃，該縣當為困敵之民兵所收復。剩晉南僅餘臨汾、運城兩孤立據點，困守兩城之敵亦均惶恐萬分。

東北戰場仍沉寂。蔣賊日夜惶恐於民主聯軍的新攻勢的降臨，已將其東北保安司令部併入東北行轅，二十八日又繼杜聿明之後，將熊式輝撤職，並以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自然，這也是蔣賊遵從其主子侵略特使魏德邁指示的新措施，正如美聯社所說：魏氏對東北之變化，……深信他一定染指其中。但這個一年多來吃敗仗人人共知的「參謀總長」，難道還會有什麼「神奇妙算」來挽回他們在東北的命運嗎？美蔣接連在東北撤換大將，這正是末日將臨的徵兆，當希特勒行將失敗的時候，不也是連換統帥的嗎？蔣介石的路是越來越狹了！

靜樂灣子村羣衆 鬥倒惡霸呂吉維

（靜樂訊）灣子村羣衆鬥倒惡霸呂吉維。呂吉維曾當過日寇的偽閭長及密偵，曾引敵人捉我偵察員及民兵，一次已捉去段保大等三人，強姦婦女三名（內有十四歲幼女一名）。日寇投降後，混入我民兵組織，當派中組長，依然為非作歹，並經常包庇地主，不服抗勤，常打人捆人。羣衆鬥爭果實，闊下好地，鑽出去。把貧農呂成明的好地調劑給別人耕。八月十九日該村貧中農團結起來，把他鬥倒。（張俗、緒之）

我綏蒙鐵騎健兒 兩日三捷殲敵六十餘

（新華社綏蒙三日電）我綏蒙騎兵兩日三捷，殲傳匪六十三名。六月二十日拂曉，我鐵騎某部奔襲豐鎮東南六十里之大蠻燈點，敵倉惶逃跑，當被我殲俘中隊長劉世榮以下十一名，繳步槍十六支，子彈二百餘發，手榴彈九顆，戰馬十匹。並將碉堡圍牆全部摧毀。是日上午，我豐涼騎兵武工隊，活動於豐涼城西卅五里之後山岱梁上，相距五里許之馬家窯敵步騎三十餘，出來搶劫，我騎兵策馬追擊，敵騎狼狽逃竄。敵步兵竄入距馬家窯二三里泉村一高房院內頑抗，我英勇指戰員一連猛衝四次，將敵全部殲滅，敵分隊長楊三以下十三名當場被擊斃，並生俘十一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十六支，子彈一部。二十一日，我鐵騎某部在豐鎮東南六十餘里之四柳溝，殲滅匪蒙元山手村的敵「自衛隊」一分隊長楊紫祿以下十九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三支，手槍兩支，短槍六支，子彈一百三十二發，手榴彈十六顆，馬八匹。（李嵐瑾）

陝北南綫敵兵力極空虛
固臨全境已無敵踪
延長延川敵為游擊隊圍困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蔣軍三十六師被殲後，陝北南綫蔣軍兵力極為空虛，延安東南八十公里左右的固臨全境現已無敵，延長、延川僅各有蔣軍一個營，並為當地活躍的游擊隊所圍困，離城十里外的廣大農村，民主秩序井然，物價穩定，羣衆照常生產。困守孤城的延長蔣軍，食糧已不得不依仗延安的接濟，延川各該一連的蔣軍千方百計避開大路，由延長、延川送糧，但仍然透不脫充當游擊隊的「運輸隊」，僅在交口鎮後溝附近，游擊隊即先後繳獲洋麵三十袋，騾子二十五頭，農民也得一批洋麵和三千套軍衣，並活捉掉隊的蔣軍兩名。固臨在困餓蔣軍時期，堅壁清野特別技巧，全縣公糧紙損失兩石多。據不完全統計，三縣游擊隊先後六十七次戰鬥中，已斃傷蔣軍一百六十二名，生俘八十八名，另捕獲蔣介石特務七十八名。

「曲江」部土地改革教育中 貧僱農戰士覺悟提高

堅決擁護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本報訊）「曲江」部進行土地改革當中，貧苦農民出身的戰士，紛紛起來訴苦，堅決擁護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新會」部一連黃順官七歲時，他父親被地主逼着把他母親賣了。他十歲上就給地主受苦；十六歲被地主僱來當兵。受傷退伍以後，又被地主逼着當了頑固軍。朔縣戰鬥才解放過來。「體川」部一連青年班長郭有福，從小給地主受苦，受了幾年，還是吃穿不上，逼得兄弟兩討飯。父親死了，買不起棺材，用破席捲起抬到墳地裏，地主說地是他的，不讓埋。臘月天，只好抬出來放到野地上，地凍得挖不動，就叫狼吃了，母親也改嫁了。五連二排戰士尹天喜，家裏向地主借債，利滾利，把他家房院都算完。住自己的房子，反給地主承房錢。到臘月天，地主硬逼着他們搬出去，他爹百般哀求，給作了兩年多的苦工，才讓住下。教導隊三班班長王維成，給地主受了幾年苦，工錢也沒拿上，地主四要逼他當僞軍，他跟父親逃來解放區，又給地主受苦。父親起早爬黑給地主鋤地，肚子痛也不叫回來，結果就疼死了！王維成說得傷心痛哭，戰士們也流了淚。許多貧苦農民戰士，想起被地主壓迫的苦生活，都恨得咬牙，堅決要消滅地主階級。當「龍川」部五連地主兒子潘永召，說到他家被清算不滿意時，貧農戰士都起來質問，要他認真檢討，他家有九十幾垧地，只拿出十九垧，還應該繼續清算。「富州」部特務連，貧農戰士從討論土地改革中，談到家裏翻身的情形，一心擁護土地改革。翻身戶欠地主的債，新政權來了才不給利錢，還分到兩垧半地。電話員李五才開小差回家，看到家裏分了四垧地、一大石米、三斗莜麥，就歸隊了。炊事員張文交說：「我父親當了九年頑固軍，什麼東西都沒閑下，就學會了吸洋烟、耍錢。我當了八路軍，政府還給分下七畝水地、三斗糧食和許多東西。我要決心搞好工作，把地主惡霸徹底清算。」在熱烈的討論中，戰士們階級覺悟提高了，都認識了地主階級的真面目，繼續在進行清算地主思想，建設土地革命的軍隊。

八分區警衛連戰士檢討 生產中錯幫了地主

（八分區訊）分區警衛連戰士檢討出在夏收中，沒有很好的幫貧苦羣衆生產，竟錯幫了地主。他們住到Ｘ村第二天，各班班長就到連部要求幫羣衆夏收。指導員忙着做統計，沒有負責教育戰士應當幫助貧苦羣衆，只說聲「你們幫去吧！」四班就派三個戰士幫助房東張德潤收割，張德潤的僱工狗不吃很不滿意，說：「八路軍不是幫貧苦羣衆嗎？你們爲什麼卻幫地主？僱老張伙可財迷啦！最近分區工作團同志來幫助我們，不久就要鬥爭這三輩子的吸血虫哩！」可是戰士們還不覺悟，第二天又去幫地主張德潤割麥打場。地主女人給他們吃白麵湯、糕餅、菜，拿些小恩小惠，竟引得別的班也先後幫助了地主和富農。同時地主們爲着破壞土地改革，就挑撥戰士們和工作團對立。小砲班向地主張德嶺的女人借鍋碗，那女人故意說：「工作團拿走了，你們要去。」戰士們照樣在院裏，以爲多幫他家做些活，關係就好了。戰士們從地裏回來，小司號員跑來說，這家是地主，他屋裏什麼都有，就是不借。大家才感覺到地主是有意挑撥。排長李興得說：「錯啦，這是失掉立場的事，是迷糊糊跑到人家那一面去了！」四班也檢討說：「三個人給地主家頂僱工，班長一把手在戰鬥中負傷，剩下一把手給地主砍柴，地主婆婦却逍遙自在的坐着罷。大家越談越恨，還檢討上半年在平川大象鎮也錯幫了地主的事。決心今後幫助羣衆要深入調查，再不犯錯誤啦！

在全連階級覺悟的檢查中，戰士們階級覺悟提高了，第三天全連要求幫三十二家貧苦農民。從幫助收割中，更了解了窮人受地主階級剝削的痛苦，晚上回來各班就進行討論。大家對地主階級都恨得咬牙，戰士閻寶智是地主出身，也表示態度說：「我父親閻守忠是個惡霸地主，羣衆要鬥就鬥，我是解放軍的戰士，應當擁護羣衆鬥爭我家。」（何爾若）

對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雲問題的意見

交城米家莊工作團處理幹部任達雲的經過，前曾寄來一次，據康舒新聞下了，最近又寄來張理同志作報導，附有樹棠同志簽署「請予發表」的意見。來稿中表明，工作團認爲米家莊問題是「圓滿解決」的好例子，並作出經驗教訓（原文從略）來表揚。時隔已過去了幾個月，但其中包含一些工作上的原則問題，還有商討的必要。我們對那裏的實際情況不了解，茲只就來稿反映的材料，提出我們的一些淺薄意見，以供那裏工作團的同志們研究參考。

（一）幹部問題應該放手交給羣衆去處理，這是我們確定不移的原則。理由：不論那一級的幹部，都是給羣衆辦事的，辦的好或辦的壞，羣衆是最明白的，羣衆是我們的鑑定者，是我們的上級，我們是直接爲羣衆負責的，因此，羣衆有審查教育直到決定處理一切幹部的權利。羣衆要怎樣辦就怎樣辦，任何人沒有絲毫權利去干涉與阻止他們。我們工作團的責任，在於鼓勵羣衆的勇氣，批准羣衆的要求，支持羣衆的行動，堅決站在羣衆方面，而不是其他。這裏不去說縣區領導幾次三番阻止羣衆鬥爭的的根本錯誤，因爲那是過去了的事實，而且那種錯誤是十分明顯的，特別要在今天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米家莊報導係八月十六日發出的），而工作團去執行這種方針的時候，仍然束手束腳，而用種種辦法「教育」羣衆，照自己的主觀意見辦事，不能不算是一件嚴重的問題。

任達雲在米家莊爲非作惡，逼死羣衆，那裏有一點點幹部的氣味呢？米家莊羣衆對他的罪行是有切齒之痛的，他們幾次的鬥爭，都是正義的，完全應該的。工作團在他們說過「高家村基本羣衆開民主會」自己認爲已經轉變了方針，要「放手、大膽的把幹部交由羣衆處理」的時候，仍然提出「三個問題」，硬要羣衆去討論任達雲的「好處」；明明知道任達雲是小商人成份，却硬要羣衆說他是「中農」；甚至替任達雲減罪說他是「一貫」「羣衆說他『過去的壞事都在敵佔期間』」，因爲那時還沒有受過咱八路軍的教育」。這些問題有什麼意義呢？中農出身的幹部犯了嚴重的錯誤，就不交羣衆處理嗎？任達雲做了壞事就算是大半是在敵佔期間，那時還沒有「少受到咱八路軍的教育」，可見他在工作團直接「以教育做」之下，而且還不是「承認錯誤極不澈底」，不須要表的功勞」嗎？

明了，即使要挽救這個人，如果不放手交由羣衆批評教育，依靠羣衆的力量來挽救他，其結果，必然是無用的。再說，羣衆批評，揭發與撤換自己的勤務員——幹部，這是羣衆的民主權利，是不可侵犯的權力，保衛羣衆的根本權利，比愛惜我們某些幹部是更爲重要的。如果羣衆沒有這種最低限度的權力，羣衆就不能打服地主階級，而且只有充分發揚羣衆的民主，才能清洗我們隊伍內及政府內貪污腐化等一切脫離羣衆的現象，才能肅清社會上數千年來的封建殘餘。

（二）幹部問題交給羣衆處理，是一種澈底的羣衆路綫的做法。而要貫徹羣衆路綫的先決條件，就是要信任羣衆，不要有甚麼顧慮。米家莊工作團從開始到結束，就是和這種精神相反的一種精神，到結束，甚至徹底。他們最初調查，就是怕羣衆被壞人利用說成壞人搗鬼，結果使羣衆的意見氣地走了」，但他們並沒有接受「垂頭喪氣」的經驗，後來仍然佈置了「積極份子」，「在羣衆中堅持正確意見」，把羣衆分成三種：開會，提出什麼「真的堅決提出，假的堅決打倒」，其實，這些，都是不必要的。羣衆看得最清楚，好人壞人，是非，正是我們自己，而看不清楚的恐怕正是我們自己。只要把羣衆發動起來，壞人要搗鬼也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羣衆會揭穿的。在鬥爭中，任達雲的一般積極份子，在鬥爭中任達雲成份可能爲一般的幹部，沒有利用關係的積極份子，但羣衆完全是有利益關係的，就是會村幹部一樣，羣衆反對的手段說：「那時是有代表同志看到米家莊村子流行一句：「羣衆鬥爭一個打一個，那就是代表二流子」，你看多麼深刻。過去那些壞人搗鬼，羣衆的答案就是：「如果工作團不能一把把自己看的，我們的羣衆仍然該這種觀點，那是最不應該的。

地主偷莊稼 被群衆逮住 如數賠償了

（神池訊）一區城內地主張聰，經常偷羣衆的東西。狗兒溝貧農蔡三倉的莞豆角子他偷摘過，城內中農崔富的莞豆、小豆他偷摘過，城內羣衆的魚他偷了，一塊，被羣衆發覺。八月十九日老傢伙竟拿洋麵袋、竹簍子偷郭存正的山藥，正好叫郭存正逮住，他還說是他錯了，叫郭存正饒他。郭存正恨不過，把老傢伙揪到市政府，市府知道這個三家子的羣衆都說他不是好東西，八月二十七日扣起來，羣衆鬥爭了這個老賊，把他從全城羣衆門下指出來，在人證物證面前，被追問下件件承認，當場決定除把所偷的東西全部賠了外，又把他交政府法辦。

朔縣地主毒殺羣衆案判決 主謀犯賈鳳祥被處死

其他三同謀犯分別處以徒刑

（朔縣訊）曾任日寇僞甲長之一區僱川溝惡霸地主賈鳳祥，勾通封建富農趙鈞及趙謙（解放後曾任敎員被羣衆罷免）、趙天士（賈的外甥，給賈當長工）等三人，於去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在趙家酒裏放上毒藥，叫張謙、趙天士出頭邀請積極份子馮三補成（村幹部馮敦異之弟）來飲酒，馮受毒中毒而死。當將張、趙扣押縣府審訊，該二人供出全部實情。隨即將殺人主謀犯賈鳳祥及趙鈞逮捕，交羣衆公審，該等罪犯，一一對證供認不諱，於八月九日，將殺人主謀賈鳳祥槍決，其餘三人分別判處徒刑，並罰賈趙兩家給被害者二百元安葬費。

臨縣城內群衆 抓住逃跑的俘虜

（臨縣訊）城內羣衆抓住了逃跑的蔣軍俘虜陳家福。陳係卓資山戰鬥時被我軍俘獲，一貫表現不好。此次某旅派通訊員陳樹同志送軍區政治部，八月一日行經該村時，他竟企圖偷跑，並偷去陳同志帶的信三封及農幣十二萬元，第二日到臨縣城內報告市政府後，才派民兵檢查川來（一封重要信他放入炕灶內）。不料其在吃飯時又跑掉。當招待員到市政府報告時，當時在市政府的許多人都激怒了，貧農李士清、秦貫順等七八個青年說：「捉狗日的走。」於是民兵、羣衆即把了城門，分頭找尋，在耶穌廟的一個坑捞裏，把他拽出來。拉到市政府時，羣衆擠滿了一門洞。大家憤恨的說：「在解放區你還能跑出我們人民的手中去了？」有的說：「把他抬起來。」我們寬大政策是寬大改過自新的，孫子頑固不化，誰寬大他了。」後市政府派秦賈順幫助同志一塊解送到城部。（郭璠）

傷員得到無限鼓舞

羣衆湧入第一後方醫院慰勞

（臨縣訊）第一後方醫院四所到達某村時，羣衆紛紛到病房慰問傷員。婦女自己組織起來由婦女主任高艷卿領導着，每天替他們洗衣服。羣衆並慰勞了肥豬兩口，羊四隻，雞二十隻，雞蛋一百一十六個，南瓜八百七十五斤，掛麵白麵二十六斤，還有紙烟瓜菜等。傷員在羣衆的慰問下得到了無限的鼓舞，傷員導員雖然傷很重，還硬爬起來和慰問團拉話：「你們這樣關心我們，我好了，不把胡宗南消滅完不回家。」（玉貴、生樹、貞修）

把羣衆整了七八天 最後按工作團的意見處理了

（上接第一版米家莊新聞）

接着召開了民主團結大會，大家給任達雲提了一些意見，較重要的有三十餘條。發言羣衆有七八十人。但任達雲承認錯誤極不澈底，且表了一些不須要表的功勞，激起全場羣衆公憤，兩度站起有毆打之勢，當時積極份子們起來自動維持秩序，說：「大家坐下，對他檢討那些地方不滿意可提出來。」工作團應「羣衆要求一定不檢討還有咱的政府哩！」，嚴厲批評了任達雲，並立即宣佈（一）撤職；（二）向錯打的基本羣衆認錯賠情；（三）退出貪污銀款。散會後羣衆們見任達雲並未低頭，感到不滿，特別是他們原想叫去「坐禁閉」的目的亦沒達到，大家鬧會，大家負責傾聽了羣衆意見，繼續進行了「大家亂跑」，要認清地主老財和基本羣衆的利害，不要跟上人家亂跑，等教育。小組討論了七、八天，八月十九日開第二次民主團結大會，會前召集了三個小會：（一）對任達雲仇恨最深的，讓大家大膽批評任達雲，逐一認錯賠情。（二）自己沒意見，只是跟人亂跑的，叫他們審查自己的意見是聽甚人說的？可靠的程度怎樣了？（三）積極份子，堅持正確的意見，駁倒不正確的意見。這樣教育後開了大會，羣衆情緒大變了。不正確的意見都減少了，大家都起來辯論，把最後的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駁倒了，任達雲亦承認了錯誤，表示決心改正。大家提出處理意見：（一）撤職；（二）向錯打了的羣衆賠情認錯；（三）退出貪污銀款。工作團提出要解除婚約，羣衆以「地主老財不同意，有的提出叫坐禁閉去，亦被羣衆以「地主老財敢做他定」的道理駁倒。暮色蒼茫中，大家喊着「向地主惡霸算老賬」的口號散會了。

新華社記者發表評論

反對美片面召開對日和會

蔣介石集團無資格代表中國人民出席和會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對於美國堅持單獨召開片面的對日和約初步會議問題，新華社記者於日本投降兩週年紀念日，作如下評論：

必須指出，目前來談召開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和草擬對日和約，就必須根據歷次國際會議規定，對戰敗國草擬和約，應首先經強國一致協議的基本原則。如果這原則不被採用，或在任何藉口下加以推翻，則波茨坦會議對日本的許多決定，特別是不能使日本再危害世界的決定，與中國人民八年抗戰以巨大犧牲（共中國人民就犧牲四千一百萬）換來的勝利，以及不再受日本侵略的要求，就不會有任何保障。我們絕對不同意而且反對美國這樣一廂情願片面的召開十一國初步和會，美國堅持這一主張，只是證明她企圖推翻四強協議，藉以獨佔日本，從而放縱日本侵略中國，為禍遠東。兩年來，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反動勢力再起的種種事實，已為我們這一說明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由中蘇美英四強首先討論並草擬初步和約，為着徹底根除日本法西斯的東山再起，乃是絕對必要的。不過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在民主聯合政府未成立之先，必須由中國人民中間產生，特別是必須有抗戰八年中犧牲最重貢獻最大（它抗擊了在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軍和幾乎百分之百的偽軍）的解放區人民代表參加，如果沒有解放區人民代表參加，任何「中國代表團」決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而蔣介石集團是絕對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來參加對日和會的。

蔣介石從大革命時期叛變革命起，一直是親日賣國的頭號漢奸。「九一八」出賣東北的是他，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協定以及其他協定出賣華北的也是他，抗戰期間對抗日消極怠工而積極反對人民與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是他，與日汪勾結派兵投敵以至在香港淪陷前派代表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如萱野長知之類秘密往還的，統統都是他！蔣介石的血緣與中華民族毫無關係，與日本法西斯關係卻是非切得很。蔣介石在日本剛一投降，就大喊「要愛敵人」，把戰犯岡村寧次待為上賓，請他指揮內戰，把大批日軍幫在中國屠殺人民，對美國扶植日本，他從未說過半句話，美國主子要他將煤、鐵、鹽等原料供應日本，要他開放中日貿易，統統照辦，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與輿論反對，他是毫不動容的。在目前美國片面主張召開對日初步和會的時候，他就連忙贊成，並且更進一步主張修改否決權，藉此討好中國人民的公敵美帝國主義與日本法西斯帝。凡一切中國人民所痛心疾首的事情，蔣介石件件都做了。對於這樣自外於中國的賣國集團，既無資格談任何對日和約，同樣的，幫助蔣介石喪失政權屠殺與進攻中國人民與完全無視中國與世界人民公意的美國帝國主義政府，也絕沒有權利一意孤行，單獨的召開什麼御用的「對日和會」。

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汪精衛血戰了八年，如今仍舊為了民族的獨立、民主與和平，在對美帝國主義直接支持的賣國賊蔣介石作殊死鬥爭。中國人民有一堅定不移的信念，即是：人民的力量既然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汪精衛與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則人民也必定可以有力量徹底結束蔣介石賣國統治，徹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帝重新侵略中國的企圖，並徹底將其後台老闆的美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我們確信自己勝利的到來已不在遙遠了！美蔣如果仍要在對日問題上一意孤行，撞開和會，擅訂和約，為中國人民埋下百年禍根，那末在最後清算時，中國人民是知道如何處理的！

蘇二次拒絕美非法建議

堅持召開對日和會問題 必先經四強外長討論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莫斯科訊：蘇聯二次拒絕美國片面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建議，已於八月二十九日送達美國政府。該覆文在答覆馬歇爾八月十三日關於召開十一國會議以草擬對日和約問題之照會時稱：蘇聯政府認為美國沒有理由反對由四強外長會議預先討論召開草擬對日和約會議的問題，因波茨坦會議決議建立外長會議，是要它實現解決和約問題的必要準備工作，此決議決非祇限於對歐洲之和約問題。外長會議包括中國代表在內，因此證明了它有資格解決對日和約的問題，此點業已為美國政府承認，然在八月十三日之備忘錄中，即附有武斷的保留，即所謂「外長會議得用以準備對日和約，但須顧有會員國之同意」。蘇聯政府完全不能接受這種保留。該覆文繼稱：蘇英中對戰後日本局勢有特別關係，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長會議協議，規定四強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而且華盛頓之遠東委員會之決議，必須有四強之一致同意，蘇聯政府在其上次之照會中，曾引述此項決議，而在美國政府八月十三日之覆文中，對此則未作任何答覆。鑒於上述情形，蘇聯政府保留其七月二十二日覆文中所表明之立場，堅持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問題，必先經過包括蘇美英中四國代表之外長會議討論。

世界民主力量團結鞏固發展 國際反動派恐慌孤立沒落

——國際一週——

世界民主力量的團結鞏固和發展，國際反動派的恐慌孤立和沒落，這是一週來國際事變的主要特徵，恰好成為戰後國際時局基本轉變的一個縮影。

世界民主力量的壯大，首先表現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發展。在短短時期內，聯盟增加了五百萬新盟員；現在它已團結了五十七國中的四千八百萬盟員，為民主和平及和平福利而鬥爭。據本週該聯盟執委會宣佈，目前還在積極籌備於十月中旬在印度召開遠東青年代表大會，還對正在為獨立、民主和平而英勇奮鬥的遠東各地青年，將起着有力的鼓舞和團結的作用。其次，匈牙利現政府在勝利粉碎反動派頭子前總理納吉的叛國陰謀後，新民主政權已更趨鞏固，目前，全國已捲入了國會民主選舉的熱潮，這使美國反動派的無恥干涉破產。再次，希臘民主軍對希賣國政府軍發動了全面的攻勢，僅在五天內，即如秋風掃落葉的解放了半年來被侵佔的土地，希臘民主軍的這一大勝利，使賣國政府因而垮台。再次，印尼人民決心堅持到底的民族自衛戰爭，博得了世界進一步的同情與支援，由我國僑胞、印度人和菲律濱人所組成的國際縱隊，本週已正式成立，他們宣誓和印尼人民並肩作戰，英美的支持荷於印尼反對正義戰爭，而荷蘭國內同情印尼反對本國政府侵略戰爭的運動，也已日見擴大。此外，在過去一週中，蘇聯工業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全蘇接近完成的大豐收，東南歐新民主國家計劃經濟的勝利進行，北鮮民主建設的顯著成就，以及美國內有組織工人反對反勞工法鬥爭的繼續深入等等，都標誌着自由的陽光，一定要衝破烏雲，普照大地。

為經濟危機日益迫近所苦的國際反動派頭子美國帝國主義，看到此種情況，大為恐慌和着急，因此仍繼續大肆搗亂，積極輔助各國的反動勢力，加緊實行獨裁政策，來作一番垂死的掙扎。在給蔣介石開了一張藥方之後，魏德邁又提到日本和朝鮮，決計加緊培育日本軍國主義，並組織南鮮傀儡政府，妄想成立什麼「日蔣韓反蘇陣線」，以「防止遠東的共產主義」。美國政府則堅持單獨召開遠東十一國對日和約的預備會，以便操縱多數，為獨佔日本取得合法地位。對於希臘的「蔣介石」——曹達利斯，一方面積極準備武裝援助，一方面又想拉出一個「自由主義」的索福利斯來加強一下希臘的反動勢力，甚至當保加利亞的乾兒子皮特可夫將被處絞刑時，也要作一番救命的叫喊。同時，美國又加緊向歐洲擴張，並進一步伸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在埃及，慫恿埃及要求撤退英國駐軍，以便把英國勢力從埃及全部趕出去。但是美國企圖挽救的它的一群走卒，又都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美國輿論界對魏德邁煙幕瀰漫的評論，反映了美大資產階級的對華政策，已陷入非援蔣不可但援蔣又不能挽救其失敗的深刻矛盾中。在希臘，重新組成的曹達利斯內閣（索福利斯因「相信游擊隊能堅持」而不敢上台），又只好眼睜睜看它「不免崩潰」（希民主軍廣播）。對即將處死的皮特可夫，也只落得瞪着眼睛罷了。對歐洲的擴張，對德日的獨佔企圖，招來的結果是歐洲各國「對馬歇爾計劃疑慮與不滿的增長」，德國工業水平會議的無重大協議而結束，蘇聯再次拒絕美國建議，要求先開四外長會議討論對日和約，以及英國學者時保護太平洋上之利益等等。固然美國還種種表面上的張牙舞爪，固然是它「外強中乾」和「狗急跳牆」的表現。一週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泥足越想往上拔，結果反是越陷越深。

英工黨機關報評對日和約

反對擯棄蘇聯參加

（倫敦訊）英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驅報」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著論評述對日和約問題時，力稱：「對日和約如擯棄蘇聯參加，殊屬不智」。關於對日和約所採取之態度，該報認為「美國將取寬大，英國將持中和，澳國將抱嚴厲態度」。該報指出英國及其自治領曾一致協議，於和約締結後，盟國對日本須予權益管制。關於維持法律與秩序問題，美國將准許日本組織「數量限制甚嚴」之武裝，澳洲對此將表示反對，英國意見則僅許日本擴充警察。關於太平洋安全問題，英國認為最重要者，必須切實保證日本不得成為任何盟國之工具。關於日本參加聯合國問題，英國可能要求日本門戶完全開放。關於貿易問題，英人一致認為在盟國管制期間，日本無加入聯合國之資格，但允許列為聯合國有關之輔助機構會員國，或參與若干與聯合國有關之輔助機構。

安東軍區兩個多月

剿滅蔣匪一千八百餘

（新華社遼東三日電）安東軍區頃公佈六月至八月上旬之剿匪戰績，計剿滅蔣偽殘匪一千八百餘人，內保匪偽團長以下四百八十七名，迫使匪偽向民主聯軍投誠者一千零一名，繳獲六零砲及擲彈筒共十一個，輕重機槍二十二挺，步短槍一千一百九十四支，子彈九萬餘發。

又訊：蔣匪保安第十一支隊三百餘人，於八月十一日竄至安瀋鐵路雞黑車站附近埋伏，當路設置障礙物，該鐵「三五二」次客車駛近車站，為障礙物阻擋時，蔣匪即從兩旁潛出四起擁槍，集中射擊，當場擊斃旅客二十八，重傷四十四人，輕傷七十人。蔣匪隨即湧入車廂，將旅客千餘人趕至車站上，搶掠一空，呼嘯而遁。

向美國主子獻媚

蔣介石奴才政府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中央社三十一日電透露：目前美國單獨決定召開中美英蘇四國會議商討朝鮮問題，係蔣政府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向馬歇爾獻策的，此一獻策，因與美國務院原定計劃符合，故聞能博得其美國主人之歡心。到蔣政府已接獲美國邀請，出席該項會議，蔣政府已表示同意參加。中央社的報導，暴露了蔣政府看美國主子臉色，奉承諂媚的奴才可恥面目。

太行軍區指示部隊

幫助農民肅清封建

保證部隊不被地主思想所沾污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太行軍區頃發佈政治命令，指示所屬部隊，幫助農民肅清封建，保證部隊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不被地主思想所沾污。該命令規定：（一）各級政治機關，應組織各級黨委召開「黨委會議」，清查各級幹部的思想，檢討自己的家庭、親戚、朋友及其影響，清算各種剝削階級觀念，如不認識本質，單純強調照顧「過軍屬」「門戶」等錯誤論調，以及「火」等錯誤論調，則必須進行批判。（二）在戰士中，以訴苦挖根方式，進行土地改革教育，啟發階級覺悟，一切部隊對干涉土地改革及包庇地主的思想，應按其思想變化，予以幫助，對不同上級之教育，以不改其思想者，應開除；對地主成份而堅持不改者，姑息不的，應清算其家庭，一律禁止。允許參加清算，但給家庭恩典。（三）各級政府機關與部隊，論斷幹部戰士，如有用武裝保護地主者，即逮捕，情節重大者，開除軍籍，交當地各級政府處理。（三）各級政治機關，應立即清查所屬各部門及生產部門，把地主階級中的鬥爭對象，排擠出去。凡參加工作之人員，必須取得原籍區村公所之正式介紹信。如有自己留用鬥爭對象者，應追究其責任。（四）各級政治機關，應領導黨支部與群眾組織，向上級報告動態，應隨時向解放區所組織的新報導。尤應發揮武裝部隊幫助地方工作，對於土改有成績者，應予獎勵。

蔣區拾零

素稱具有良好工業條件之青島，各種工業，僅八月一日，即有三十八家染織業、工廠歇業。

魏德邁赴鮮大政治陰謀 圖建立東方擴張基地

擅自破壞莫斯科協定謀獨佔朝鮮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魏德邁飛抵漢城僅四天，其赴鮮之重大政治陰謀，業已畢露。據美新聞處漢城訊：上月二十八日，美副國務卿羅維特致函蘇、英及蔣介石政府，擅自破壞莫斯科決定，要求美、蘇、英、中（蔣）四國於九月八日舉行大使一級的會議，討論朝鮮問題。該函所提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充分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獨霸朝鮮並建立東方擴張基地之野心。建議要點有三：（一）施用秘密多黨投票形式，在南北鮮舉行議會選舉，「同時大選須按照目前各該區朝鮮議會所採行之法律」，換言之，就是允許朝鮮反動黨派在「多黨形式」下，利用南鮮現行不民主的「法律」，來控制議會選舉。（二）建立全國臨時議會及臨時政府，並建議臨時議會應在美佔領區之漢城開會，藉以操縱，並組成統一之朝鮮傀儡政府。（三）美國希望「臨時政府與有關四強，應決定所有佔領軍撤退的日期」，意即在拋棄四強對朝鮮實行五年託治制協議，而造對朝鮮反動派之扶植而獨佔朝鮮。據倫敦泰晤士報透露：對美國此舉，「魏德邁赴鮮調查有特別重大作用」。朝鮮反動派興高采烈歡迎美國此一行動，一向與鮮奸李承晚採一致行動的「旅美韓僑委員會」，竟稱讚之為「最富建設性之計劃」，而中央社亦大肆為蔣政府「丑表功」，說美國此一建議，「顧係中國（蔣）政府之主張」。

蘇美朝鮮共委會蘇代表 揭發南鮮美軍摧殘民主運動

（平壤訊）蘇聯朝鮮共同委員會蘇方代表費特可夫頃發表聲明，揭發南鮮美軍當局鎮壓民主運動稱：共同委員會工作進入緊要階段時，南鮮美軍卻在大批逮捕和迫害各民主政黨、社會團體及其領袖，封閉左翼民主報紙，逮捕進步新聞記者。這些政黨和團體，都擁護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定及共委會的工作。被捕者中，有民主政黨與社會團體出席共委會進行口頭協商的代表。齊氏強調稱：南鮮美軍之反動措施，妨礙實行莫斯科決定及莫洛托夫和馬歇爾之間的諒解，曾在威脅共委會。齊氏要美方代表注意蘇聯的意見，並堅持立即恢復南鮮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的合法地位及其正常活動，以利於共委會之工作。

不列顛聯合國會議 要求清除日軍國主義

（堪培拉訊）不列顛聯合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之會議，於八月二十六日，在堪培拉開幕，參加有英、澳、加、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及緬甸等區，出席代表七十餘人。二十五日，英國首席代表愛迪生於招待記者時稱：英國將保護其在太平洋上之利益。愛氏支持澳國「必須長期對日管制」之主張。據合衆社訊：二十六日之首次會議中，對英國所提對日和約草擬時，應採三分之二表決制之議案，一致通過，表示接受。另據法新聞處電：英國提醒英聯團會議成員於注意，在最後討論對日和約時，必須給蘇聯對太平洋地區的正常要求以適當的支持，以便保證該地區之安全。二十八日，該會一致通過議，為確保太平洋之安全及各該會在此區域內之利益，要求全部解除日本武裝和清除日本軍國主義。通過之決議中，規定不准日本繼續從事原子能之研究或發展原子能之使用，禁止建造海軍船隻，日本商業航運應限於各島間之貿易，完全禁止日本製造飛機。會議曾切注意並慮應列入對日和約中政治條款之原則，如保障基本人權，繼續排除政府及職務中的反動份子及軍國主義份子。會中，並曾建議：日本應放棄國外一切權益，而由各該國接管。

（悉尼訊）澳大利[illegible]會[illegible]對日政策稱：「美欲把日本變為它第四十九州。假若情形如此，必須列顛聯合國在遠東退縮，因為英國將失其威望，日本並負擔浩大之開支。」

為繼續世界和平 須徵得蘇對日和約同意

——美前副國務卿威爾斯稱——

（紐約訊）前美副國務卿威爾斯在談對日和約時，提出與美官方相反之意見，主張為繼續世界和平計，徵得蘇聯對日和約之同意實為必要。威氏對排斥蘇聯與其他強國執行對日和約之管制，發出預測稱：「此後患將不堪設想。」威氏認為美國民衆一向所知關於日本之佔領工作，多半為「全部錯誤之根據」。威氏批評說：日本之憲法，幾乎全部由美國佔領當局所草擬。

希反動派 組成獨裁新閣

（雅典訊）曹達利斯組織「聯合」政府未成，恢復前內閣原班人馬的努力又告失敗，乃於八月三十日草草組成了保皇黨一黨獨裁新閣，由曹達利斯獨攬總理兼外長大權。曹氏自八月二十三日受命組閣以來，在其美國主子盡力組織「廣泛」內閣的指示下，曾幾度發生波折。曹氏先圖拉攏索弗利斯入閣，但後者相信「游擊隊能夠堅持」而不敢上台。曹氏旋發表示將組一黨內閣，然在美援希代表團團長名其作「毫無外交訓令」之訓斥後，又改圖恢復前內閣。新內閣由於不僅面臨民主軍攻勢發展的威脅，而且由於其內部傾軋之加劇（按：希奸索弗利斯派此次也被排出），以致美聯社法新社等通訊社一致稱之為「短命內閣」，「不能久存」。美國對於希內閣危機及「希臘當前困苦形勢」（法新社語），頗為恐慌，八月二十九日，又派其國務院近東司司長漢德生赴希「調查」。

希臘民主軍 繼續發展勝利攻勢

（雅典訊）希民主軍的攻勢仍在順利進行。據八月二十九日廣播：民主軍續向希臘西部之阿塔及伏而托斯方向挺進，攻克居民點四處。在色里區，民主軍攻佔火車站塔伏利。在希臘北部，民主軍編在伏登納城之西作戰，並在擊潰敵人頑抗後，克復阿哥伊與利苛得利兩居民區。

請看農民與地主的血海深仇！

——聯合鬥爭地主奸霸劉茂大會記——

張玉柱

七月九日，天氣刮着大風，江莊子村、孟家窰、三張莊等幾個自然村，男女老少，湧集在岑武城延慶寺一座院裏，開聯合鬥爭大會，鬥爭城內大地主奸霸劉茂。

要報受剝削侮辱仇

鬍子半白的貧農李金娃當主席，一宣佈開會，羣衆激起憤怒高喊：「劉茂的頭抬起來，不要和你的保算賬！」羊莊子村青年民兵站起來說：「我叫李八十一，是大山的兒子，你認得不？」「認得，認得。」劉茂灰溜溜的答應着。「我爺爺父親給你受苦賣子，連個好茶飯也沒賺你的，每天給你要租子回來，你們吃得剩下的刷鍋飯給吃上一口，剩下就餵了狗；你到我家要租子住下，早起要喝三顆雞蛋，吃飯是油炒拌餾。有一次你三老婆到我村看戲，吃夜飯，我媽沒給個油，倒說是作踐着哩，開口就罵：「我是吃我們哩，吃你家，你們還是吃我家的哩，你也跟上你老婆罵：大山婆上你這狗日灰貨，一輩子發不了財。」我父親給你攬工，每月五元錢，是的五個毛驢要租子，要回好糧食是川用，你那加一升斗盤，[illegible]短下的就記長工一筆，就是長工[illegible]，向你要工資你就說[illegible]……」

幾升，不給你受苦地，你就遭地呀、騰房呀……。」

是誰叫我們窮的？誰殺害了我們的昔苦同胞？

任成寡接着說：「三十年我租南桂馨水地十二畝，有三百四十畝根地苗，每畦能賣二塊錢，你是和平關（假軍）的經理，說拉攏和串試驗場，把我們[illegible]……後，有你的地也沒有。？」「沒有，一你一抵也沒有。」「你二十九年、三十年因旱水地把我們租的四十五畝和平關霸走了」「我是仗你們窮人的勢力，欺侮你們窮人。」「你窮了，還不算，你那狗腿兵白天提不住人，晚上你把南關包圍起來，把三十六個青年壯提到城裏，有兩個能務營壯子的，留下給務營閻子，不能的，你都送到「洪部」火車上，拉到河南，把孫換來拾打死，你把南關的人氣全嚇死了，我們豐窮人窮到誰名下？」「是，是！我說的。」劉茂低着頭答應着。

賀家窰村五十四歲寡婦蘇二仙仙扶着拐杖走到劉茂跟前說：「我男人窩囚小，民國十五年借了你白洋九十元，四分利息，你每年補利，公公死了活動不下錢，沒有補上，你把我喫下的糧提了，豆腐坊，院子拆了，你還不依走，我老漢看見不能活，逼得跳崖死了，兄弟走了口外，到如今生死不明，小孀的嫁了，我在閻女窯鑽嘴，把我們害得人離財散，是呀不？」「是，是！」老人的眼淚滿眶，再說不出來了，坐到後面哭了。

羊莊子村閻王虎氣憤憤的跑上劉茂前說：「你沒害死了我，今天問一問你，你收租子有時候沒有了？」「有，有！」「因啥你三十二年六月間，到閻我要租子呢？你是和不關，不給就要我進城，我怕坐黑房，我向親戚借下三斗根，早晨社上送到城裏，有的事沒有？」「有，有！」[illegible]都割了，氣的我得下傷寒動，又染了個全家……二年把莊稼完全輸了，半年沒勞落下虎的氣上親餓死了」，[illegible]奸猾的地主裝死倒地，羣衆喊：「不要裝蒜！」

窮苦人的血汗供地主過荒淫無恥的生活

周家窰村杭鳳周二瞎搖着頭說：「你大小老婆娶誰哩（四個老婆死了二個），我父親租你的地四十六垧，每年川十三石租還十[illegible]

得給你送到城裏，你的沒兒女斗（一升），老驢子不夠，你愛了我的驢子，[illegible]

徹底清算索還血債

[illegible]

連條破蔴袋也沒有

——新區見聞——　羊村

一天深夜，我們還在西關的檢查站上給城裏的貧苦羣衆救濟糧。其中有好些婦女的蔴袋補丁又補，結果，裝進去的麥子還是從窟窿裏掉落出來。看情形，不覺叫人想起國民黨把他們統治到了什麼程度？！——連一條好的蔴袋也沒有啊！而且有個最窮的婦女，一條也沒有。政府救濟她二斗一升（按人口）和貧苦糧一斗的麥子，她家三人，東西的器具（蔴、臍）[illegible]，結果，全家所有的[illegible]，看見的人，誰不為國民黨的統治而憤恨、傷心？！

九盒紙煙

康潔人

離石四區上安村地主趙二青，為逃避羣衆清算鬥爭，改名為趙忠，並偷跑到永和縣，在該縣某村公所以數盒紙煙換得路條兩張，於六月間又潛回上安村，聽到要推行土地改革，在七月二日又企圖逃走，行至半路，碰上四區公所訊得薛生祥同志，見他行跡可疑，言語吞吞吐吐，要他到區公所去談談，趙二青做賊心虛，遂以九盒紙煙、九千元農幣，懇求薛生祥同志「開恩」，薛生祥同志就把他押到區公所，並把他要賄賂的九盒紙煙與農幣交給上級。